

中国 铁路人

恒传录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届全国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

第三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

中国 铁路人

恒传录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铁路人 / 恒传录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675-9324-4

I. ①中… II. ①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5741号

中国铁路人

著 者 恒传录
策划编辑 王 健
项目编辑 魏 锦
审读编辑 魏 锦
责任校对 李琳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刘怡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7.5
字 数 502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324-4
定 价 9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参建电气化铁路建设的兄弟姐妹们！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京郑纪事 003
第二章	广深纪事 037
第三章	武广纪事 100
第四章	天兰纪事 161
第五章	京沪纪事 197
第六章	浙赣纪事 229
第七章	大包纪事 246
第八章	襄渝纪事 266
第九章	郑州纪事 325
第十章	厦门纪事 378
后 记	432

引 子



铁路承运能力关系着国家的物资、人才的流动，是我国经济全方面、全地域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解决铁路运输压力已成为国家基础建设中刻不容缓的问题。

此时上马的电气化铁路工程项目成为我国经济命脉的“输血管”。这一重大项目是如今我国“国家名片”——高铁工程的重要一环。

时势造英雄。那个年代的电气化工人有幸亲身参与高铁工程，为成就国家复兴强盛的历史使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机遇。从中原腹地到祖国边陲，从沿海滩涂到高原深岭，铁轨上流淌着他们的汗水，电网上凝结着他们的青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铁路人。

白玉传就是千千万万个铁路人中的一员。从一个拿着扳手、钳子的电气工人到一个手握数项国家专利的铁路高工，他用自己的青春推动火车飞驰，也成就了自己的飞驰人生。

白玉传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自己的工作为荣，他是平凡岗位上的英雄。

第一章

京郑纪事

1994年的三四月间，南粤大地已是春色盎然，到处姹紫嫣红。

白玉传，一个来自中原伏牛山区的山里娃，在繁华大都市生活了三年多，已经洋气了许多。这不，他脚上那双新买的暗红色皮鞋在明媚的春光下光可鉴人；他白净的脸上，一副金边眼镜更加衬托出他的书生气息。

他一个人坐在流溪河畔的石凳上，跷起二郎腿，喇叭裤底边调皮地往上翻着，露出纯棉的白色袜子。他眯起眼睛，望着远方穿梭不停的渔家小船，沉思良久，方才打开他那本最喜爱的英文原版小说 *Moment in Peking*，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那年月，中专是了不起的学历，能看得懂英文原版书的工程专科生更是凤毛麟角。

“白玉传，白玉传！”突然从远方传来阵阵呼喊，还伴着银铃般的笑声。

白玉传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生活委员应莉莉。

“找我啥事呢？我在看书呢。”他稍有不满地问道。

应莉莉从包里拿出一封信，向他晃了晃，问道：“你的信，要不要？”

白玉传原本不耐烦的脸上顿时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说：“快给我！”

应莉莉说：“看你猴急的样子，是不是老家女朋友的情书呢？让我也看看啊！”说着，她假装做出要撕信封的样子。

白玉传一下子急了，扑了上去抢信，红着脸尴尬地说道：“别……别……别拆信呢。”

应莉莉扑哧一笑，说：“逗你玩呢，谁稀罕看你的情书！”

应莉莉走后，白玉传急忙打开信，看着那熟悉的娟秀字迹，幸福地笑了。

信里也没啥重要事，女友叙完思念之情后就是问他毕业后分配工作的事。

一提起毕业后的工作，白玉传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听同省的校友说，他们这批毕业生是定向委培生，要全部分到工程单位去呢。要是到工程单位去上班，就

不能和自己谈了多年的女友长相守了。

他们是铁路机械学校，铁路工程就是他们未来的归宿。祖国那么大，他们就是丈量祖国大地的尺子，留给个人的时间很少很少。

转眼间，热闹的毕业典礼就到了。热闹过后，同学们纷纷离校，白玉传就算再留恋花城都市的繁华，也没有理由继续赖在学校里了。

“嗯，票买好了，今儿就回，大概后天就到咱们县城了。”白玉传在电话里告诉“发小”刘飞。

刘飞是他的初中同学，更是帮他和女友牵线的“月老”。

刘飞念书不太行，留级了，遇见了一个叫白文婵的姑娘，没事儿就吹自己的“发小”哥们儿：“我哥们儿，白玉传，比你们高一届。别看我这成绩不咋地，我哥们儿可是我们那届中招考试全县第三名，被全国铁路系统重点中专花城铁路机械学校录取。铁道供电专业，知道不？这可是建设祖国的重点专业！”

就这么个“大嘴巴”，把白玉传的事迹念叨进了白姑娘的心里。前两年，白文婵成了与白玉传书信相知的女朋友，说起来还要感谢刘飞呢。

白玉传隔着衣服摸了摸口袋里的车票，无比留恋地看了这座生活、学习了四年的城市最后一眼。这座城市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

刘飞不懂，白文婵也不懂，中招考试全县第三只是一个好听的名头，一旦走出洛城、走出象牙塔，今后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白玉传背起简单的行囊，提着给家乡父母和心爱女友买的礼物，在花城火车站踏上了北归之路。

回到故土小县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白玉传看家乡的一切都很不顺眼，忽然感到自己与家乡格格不入。

白玉传的母亲杨桂花看着离开多年的小三子，咋看都不嫌多，变着花样地做好吃的给家里最有出息的儿子，可白玉传在南方吃惯了白米、蛋糕、河粉，再也咽不下家乡的馒头、面条、饺子了。

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让父母都对白玉传有些小心翼翼，只有二哥白玉亮看不惯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每次从粮所上班回来，就毫不客气地臭骂他：“爹娘送你出去念书，还惯出个少爷了？还不快点滚去看你那个小女朋友，在家里看着都碍眼！”

这下，白玉传方才醒了过来：回来几天了，还没去见女朋友呢。

白文婵家在县城，人却不在。

白文婵毕业后在洛城铁路机车厂实习，每月回家一趟。

白玉传他们的县城离洛城不算远。中午吃过饭后，他就搭上长途汽车，又倒了两次公交车，一路打听，才在黄昏时分来到了洛城铁路机车厂。

白玉传向工厂门卫通报了女友的姓名，不一会儿便见白文婵穿着工作装，一路小跑着迎了出来。

白玉传远远地看着他心爱的女友，觉得她更加漂亮了，乌发飘扬，皮肤白净，苗条的身材婀娜娉婷，他激动万分。

“你咋来了？”白文婵俏脸微红，气喘吁吁地问道。

“想你了，就来看看你。”白玉传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大姑娘说道。

白文婵娇羞地咬咬唇：“走吧，我们到宿舍里去说吧，这儿人多呢。”

一起来到宿舍后，白玉传把带着的包袱打开，一样样东西往外拿：“这是俺娘晒的核桃、柿子饼，你在厂里闷的时候，就当零嘴吃。”然后又笑着对白文婵说道：“你先闭上眼睛，俺送你一件礼物。”

白文婵撅了下小嘴，听话地闭上双眼，嘟囔道：“还神神秘秘的……”

白玉传迅速把一件黄色连衣裙拿了出来，说：“睁开眼睛吧，你看看喜欢吗？”

白文婵睁开双眼，又惊又喜。花城那儿的时兴款式和料子在内地是买不来的！

白玉传看见女友激动得俏脸微红的模样，心里更是甜蜜。

“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白文婵仰着小脸，狡黠地问道。

“俺当时是央求一个身高、身材和你差不多的售货员帮忙给试穿的呢。”

“哼，那个售货员是不是很漂亮？”

白玉传哪能上这种当，当下立刻使出一招声东击西：“你不喜欢吗？不试试合不合身？不合身就扔了吧。”

“那怎么行！”白文婵扭身拿了衣服，把白玉传推到门外，等她换好后再让进来。

不一会儿，白玉传进门看见一袭黄裙的女友俏生生地站在那儿，眉眼精致，青春靓丽，一时愣在那里，久久不动。

白文婵用手指点了他一下脑门，假装生气地说道：“看够了吗？”

他说：“不够！我一生都看不够呢！”

如果一切定格在此时，那白玉传的青春一定是明媚的黄色。

七月里的一天，白玉传接到工程单位的通知，通知让他8月1日到单位报到培训，单位所在地是省城中州市，培训后就奔赴工程段，上工地去。

很快，白玉传被分配到铁道部中原电气化局三处五段三队（队部驻扎在河北省

邯郸市磁县县委老大院内)，参建北京—郑州电气化铁路建设。

他的新生将从这个叫做“磁县”的地方开始……

到磁县县委老大院的第一天，白玉传和他的三个同学经过5个多小时的绿皮车颠簸，都像打了霜的茄子一般没有精神。

四个半大的小伙子，提着行李，人生地不熟的，手都不知道搁哪儿才好。

正是晌午，大院里人来人往，有人拎着暖瓶去打水，有人拎着饭盆去打饭，更是让这四个新人忐忑不安，不知所措。

白玉传正打算鼓起勇气，找个面善的人问一嗓子，就看见边上正排队进食堂的一位妇女看着他们笑红了脸。

白玉传有点恼：“大姐你笑啥？”

“你们看看，这样的文弱书生如何干工程？恐怕连一块坠砣都搬不动呢！”大姐见他出声，更是笑开了嗓门。

白玉传他们四个相互望了一下，果然，个个都是白面书生的模样，跟排队的大姐们比都嫌太嫩了点。

白玉传羞红了脸，梗着脖子问：“俺们是新来的工人，请问李书记办公室怎么走？”

大家伙看着他那害羞的样子，本来排列整齐的打饭队伍，顿时笑得东倒西歪了。

白玉传正尴尬，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乡音：“你们这几个娃是今年分来的新人？”

白玉传想不到，在此还能碰到老乡呢，抬起头看了看，只见那人三十多岁，一米八几的身高，黝黑的脸上露出丝丝笑意。瞬间，他心里泛起阵阵亲热感。

“俺们都是从花城铁路机械学校毕业的中专生，请问谁是李书记？”白玉传问道。

“俺就是李书记，代表三队欢迎你们的加入！”说完，李书记就热情地招呼其他人来帮忙拿行李、找住处，不一会儿就忙得头冒热汗。

安顿下来后，白玉传吃了晚饭就早早休息了，第二天一早还要参加部队早点名呢。

第二天早上7点，白玉传准时来到楼下大院内参加早点名。只见100多位职工分成五排，排得整整齐齐，清一色的青壮小伙，年龄大概在二三十岁之间。望着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白玉传想起了昨天那位大姐的话。在这支充满朝气的工程队伍里，自己是否真的啥也干不了呢？正当他内心忐忑不安时，队部正式开始早点名了。

魏队拿着队部花名册，每喊到一位同事的名字，那位同事就响亮地回答“到”。

正低头深思的白玉传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声音：“白玉传（zhuàn）！”他没应答。

“白玉传（zhuàn）！”魏队又喊道。

还是没人应答。

魏队急了，再次提高声音喊道：“白玉传（zhuàn），来了吗？”这次，他听到了如蝇声的回答：“俺不叫白玉传（zhuàn），俺叫白玉传（chuán）。”

魏队又看了看说话的人，大声问道：“大声点，你叫啥？”

白玉传壮了壮胆，大声回道：“俺不叫白玉传（zhuàn），俺叫白玉传（chuán）！”

这下，整齐排列的队伍顿时像炸了锅，大家纷纷望向他。他呀，羞得红了脸，大家伙看着他那害羞的样子，笑得更欢了。大家七嘴八舌道：“以后你就叫‘大传（zhuàn）’吧！你看，这名字多响亮呀！”

这时，李书记站了出来，对大家伙说道：“你们这帮小子，就喜欢给人起外号。别笑了，赶快出工干活吧！”

早点名后，白玉传被分到三工班。他刚站直了腰，就听到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你小子，过来！”

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脸上挂着大墨镜的光头，凶神恶煞的。他吓了一跳，以为是水泊梁山好汉鲁智深转世了呢。

“看你那个怂样！是个爷们，就提起胸，大声说话，好好做人！”“鲁智深”斜了白玉传一眼，大声喝道，“我们三工班不要孬种！今天别出工了，在家把个人工具领了，再到外面买点个人用品。明天正式上班吧！”说完就风风火火地走了，留下白玉传一个人又是胆战心惊又是摸不着头脑。

李书记看到了，笑呵呵对白玉传说：“刚才那个是你工长付战武。别看他说话冲，待人可瓷实着呢，你和他处久了就知道了！走，到俺屋里，咱们谈谈心吧。”

听了书记一席话，白玉传才回过劲儿来，于是跟着李书记来到了办公室。

李书记先给白玉传倒了杯水，白玉传喝着开水，觉得心里暖了许多，书记才接着说道：“小白，这几天呀，付战武心里不顺。他手下前年来的一个大学生，王文才，前段时间被队部任命为四工班工长了，他舍不得放走爱将，心烦呢！”

说到这儿，李书记看看白玉传那副小身板，笑着说道：“俺知道你们工长心里的那点花花肠子，他是嫌弃你这个‘新瓜蛋’用着不顺手呢！”

白玉传听了书记的一席话，更加迷茫了，而且对这个“鲁智深”产生了深深的惧意。

李书记看看这个“新瓜蛋”的脸色，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道：“我先给你讲讲咱们电气化工人的特点和咱三队工班的施工作风吧，你也好熟悉熟悉，知道自己从事的到底是个啥行业。”

白玉传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催促道：“书记，你快点讲给俺听听！”

“在中国做工程的人，在外人眼里都是些性格豪爽、作风粗野的汉子，常年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看到的是异乡的山山水水，听到的是他家的欢歌笑语，自己的心事只有在夜晚和星星、月亮倾诉了。小白，你说对不对呀？”李书记突然问道。

还没等白玉传答话，李书记又接着说道：“其实也不尽然。我们电气化工人，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电气铁路工程建设一线，个个都具备‘铁军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坚，特别能奉献’，但是我们也会幽默风趣，也能够苦中作乐。不管怎么说，虽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有缘相聚在这里，大家就是兄弟。”

说到这儿，李书记也很动情。他喝了口水，接着说道：“咱们三队有四个工班，每个工班可都有自己的工作作风：一班稳，二班安，三班急，四班精。”

听到这儿，白玉传迷糊了。

“别心急嘛，听我慢慢道来，”李书记看着一脸迷惑的白玉传，笑呵呵地说道，“一工班追求一个‘稳’字，干啥都早有预谋，按部就班，干啥啥成；‘二班安’，一个‘安’字就说明了一切，这个工班的施工安全做得相当到位，危险系数高的施工区段就得这个工班上了；‘三工班急’是干啥都急，一接到施工任务，全班都是不怕累、不怕苦，蜂拥向前，各自‘瓜分’施工任务，然后分头行动，早早干完，早早休息；‘四班精’是说这个工班不仅个个专业技能水平精湛，而且对自己干的每道工序都爱琢磨，精雕细琢，专出精品工程、样板工程。而四工班的带头人，就是我才和你说的王文才，他可是文武全才呢。”

白玉传听了李书记的介绍，不由地对四工班工长王文才充满了好奇和神往。至此，“王文才”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深深地烙下印记。

正式上班那天，白玉传早早地起了床，吃了早饭就把安全帽、防护服穿好，等着早点名。说实话，他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工地到底是啥样，第一天上班要干啥。

7点半，付工长一声令下，三工班20多个人坐的解放牌汽车发车了。大家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吹了一个多小时的风，才来到工地现场——马头站—北张庄站区

间，施工任务是接触网支柱基坑开挖。

工班全体施工人员刚到现场，付工长都还没分任务呢，大家就自觉地两人一组，抢占有利地势，纷纷开挖。

眨眼功夫，全班人员就剩下白玉传和他同学皮建业两人了。他们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措。付工长看到此情景，无奈地说：“你们看看，这帮弟兄呀，都猴精得很。这不，我还没下施工任务呢，就迫不及待地自己开工了。土质松软的基坑都被他们占了。你俩别灰心。走，一起去看看给你俩剩下啥难啃的骨头。”

付工长一边走一边对两人解释：“所谓的基坑，就是在距离铁路轨道中心3.2米左右处挖一个长1米、宽1米、深3米的大土坑，就像北方农村冬天储存红薯用的窖那样的土坑，只不过这样的土坑是在铁路旁，而且铁路上还跑着火车呢，所以咱们的工作环境蛮危险的。”

两人耷拉着头，跟在工长的屁股后面。一路走过去，大家伙七嘴八舌地喊：“新来的，加油干呢！”

漫长的铁路上就只剩下一个支柱号了——144#，用红色油漆写在轨腰上。工长付哥会意地笑笑，给定测好基坑位置后就走了。

白玉传抬头看看附近的师傅们，见人家的基坑已经挖了近1米，心里那个急呀，二话没说，撸起袖子，弯下腰，拿起洋镐就开始干活了。可气人的是，人家的基坑的土质都很软，他们这个基坑的土质却很坚硬，还夹杂着鹅卵石蛋，洋镐砸到地面上，留下的只是一个个白点。

白玉传和皮建业轮番上阵，忙乎了两个小时，却只挖了30厘米深。白玉传越来越生气，扔了洋镐，一屁股坐在地上，抹了把满头的汗，气喘吁吁地对他同学皮建业说：“这啥鬼地方？干了这么久，累死了，不干了！”

“你歇会儿，我再试试！”皮建业不甘心地说道。

可是，不管两人如何拼命挖，就是挖不下去，忙乎了一上午，才挖了80厘米深，坑底面积却是越挖越大。

白玉传只好跑到附近去看看其他师傅的进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有的人已经挖好了，正三三两两地坐在基坑边抽烟谈笑呢。

再看看他们这该死的144#基坑，还是岿然不动。两人无奈地看着挖了一半的浅坑，一脸愁云。

“你俩真是怂娃呀！咋干的？一上午就干成这样？你俩这是在挖坑呢还是在编簸箕呢？你看你们这坑挖的，都四不像了！明天上午就要立支柱，知道吗？要在营运

的铁路上申请一次施工封锁点多难！你们说这咋办？”付工长走来看了白玉传和皮建业的工作成果，气不打一处来。

两人被工长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顿时，满头热汗消失得一干二净，像电线杆子似的竖在那里，一脸无辜，眼巴巴地看着工长，不敢说话了。

付工长看着他俩的窘迫样，再也无法假装严肃了，笑眯眯地说：“你俩是新来的，不知道别人是咋看咱干接触网的。在别人眼里，干接触网的，是个人都会干呢！可是，新人要想上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付工长乐呵呵地接着说：“你俩不是犟种，也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劲，可惜只知道蛮干，不会动脑子找窍门。放心吧，我下午安排徐阿祥大哥来帮你们。他呀，施工经验可丰富了，对各种地质情况的基坑，他都有独门秘籍呢。”

听了工长的一席话，白玉传和皮建业如梦初醒，忙屁颠屁颠地对工长连声道谢。

吃了中午饭，徐阿祥大哥带着发电机和风镐来了。两人在徐大哥的指导下，先把坑内表面清干净，然后拉起发电机，接上风镐。通上电的风镐威猛无比，很快就打碎了土里的石头。每挖下去三四十厘米深，就要把碎石和土清到坑外。就这样，白玉传和皮建业整整干了5个小时，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京广线北京—郑州段是我国铁路网中最繁忙的一段，高峰期每五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飞速通过。在这样繁忙的铁路段上施工，必须掐分掐秒地卡住施工时间，以便减少封闭铁路施工带来的运能损失。

这一天正是在繁忙的京广线上进行接触网承力索架设施工的日子。完成这道工序最少需要一个小时，而铁路局调度所批复的封闭时间只有45分钟。就这45分钟，队上的调度贾调不知道跑了多少趟铁路调度所，人家才帮忙调整繁忙的客货运车次。全队上下都清楚此次封锁点来之不易。这么紧的施工时间，当然得由速度最快的三工班完成，也就是白玉传所在的工班。

出工前点名时，付工长对全班讲话：“今天，我班的主要任务是在承力索起锚后配合作业车完成1750米长的架线任务。由于封锁时间短，作业车在架线后须及时返回前方停靠车站，然后该封锁区段就开放运行了，我们班组利用行车间隙人工进行承力索下锚的施工任务。”

由于有新工人参加此项施工任务，队部技术孟主管还专门到三班进行技术交底，他补充说道：“人工下锚作业主要是把作业车放出的散落在铁路上方临时固定的承力索（就是一种铜绞线），在线路封锁点结束前用人力先通过滑轮组拉起到一定高度，再通过手动葫芦进行线索与下锚装置的精准对接，使零部件连接牢固。该项施工任

务对个人体力消耗极大，安全隐患也极大。希望全体参建人员精神高度集中，认真对待，确保施工安全。”

随后是付工长分工，白玉传被分到和徐阿祥大哥一组，负责承力索下锚紧线的施工任务。

就在白玉传和徐阿祥大哥一起撅着屁股，一边用报话机与起锚负责人取得联系，一边一起卖力地摇起葫芦的时候，一列货车呼啸而来，他俩一心都在摇葫芦，浑然不知死神正悄悄地向他们步步逼近。

付工长发现情况后大声提醒两人，可空旷的铁路上充斥着各种高分贝的噪声，正埋头苦干的两人如何听得见付工长的声音？于是，付工长立马抓起铁路边的石头向两人砸去，偏偏着急之下竟没砸到。付工长急了，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而来，先是一脚踢飞了白玉传，随即一拳把徐阿祥打翻在地，然后自己匍匐在地，把葫芦摇把平放在道砟上，手紧紧握住葫芦摇把。此时，那列货车的机头离三人仅仅5米之遥。

火车呼啸而过，带起的风吹得三人脸上飞沙走石，三人都不觉得痛。白玉传和徐阿祥早已吓得腿都哆嗦了，一脸煞白，傻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付工长见他俩那个怂样，气得大吼道：“不要命了？平时说的话都忘了吗？今晚回去，好好给我反省下，明天不用上班了，写份深刻检查交给我！”

骂完了，付工长叹口气，又疼爱地拍拍两人，关心地问道：“打疼你们了吧？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今晚我请客，给你们压压惊，咱哥仨一醉方休！”

“不疼，不疼，谢谢付哥！”两人连声答道。

经过了施工现场的惊魂一刻后，白玉传好长时间都处于极端后怕中。他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说话，下了班后一个人抱着那本《平凡的世界》看了又看，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白玉传被吓破了胆的日子里，1994年初冬的第一场雪不请自到了。大雪一下起来就没个停，雪花漫天飞舞，西北风无情地吹打着干枯的树枝，整个世界一片苍白。

队上的后勤早早买好了煤，给每个宿舍都添置了火炉子。说实话，若是天天猫在屋里，这个冬天过得也算惬意。可是，工程单位的工厂就是野外工地，工作就是安装设备。如果冬天不开工，没了施工进度，哪来的收入呢？

没法子，白玉传还是得一大早就戴上大头皮帽子，身着军用绿大衣，脚蹬皮毛靴子，全副武装地坐上那辆老爷车开工去。

天上飘着雪花，天寒地冻的。虽然汽车上也做了御寒措施——加装了帆布挡风棚，但是汽车一开起来，刀割似的寒风就会从缝隙里刮进来。工班里的几十个弟兄们，你贴着我，我贴着你，低着头，闭着眼睛，一路无语。

等到了施工现场，大家伙鱼贯下车，可轮到白玉传了，他却下不去了。原来，他的军大衣被人用铁线牢牢地捆绑在汽车四周的边框上了。更可气的是，他的钳子、扳手也不见了。显然，他被人恶作剧了。

“人下完了吗？我要返回队部了！”司机师傅在驾驶室里大声喊道。

这下，白玉传更急了！

“师傅，等一下，我还没下去呢！”白玉传一边手忙脚乱地解铁线一边大声喊道。

付工长见了，二话没说，一个箭步跃上汽车，拿过一把手钳，咔咔几下就把铁线剪断了，随后拉着白玉传一起跳下了汽车。

付工长看着欲哭无泪又手足无措的新人，心下也是生气得很，马上现场组织全班人员开会，严厉说道：“我说了多少次了，人到了咱三班，就是咱三班的人！只要谁欺负大传，就是欺负咱们整个三班的兄弟，就是和我叫板！今天的事谁干的？自己站出来，向大传认个错，否则让我查出来，绝不轻饶他！”

全班工人在工长的威慑下一阵躁动，然后就看到“小锤子”低着头站了出来。他的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道：“对……对……对不起了！是……是……是我跟你开个玩笑呢！”

付工长见此情景，哭笑不得，调侃道：“‘小锤子’长本事了，学会欺负人了！你咋不找个高手练练呀？”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事后，白玉传心里很不是滋味。周围的同事们挺好的，虽然有时候会调侃作弄他一下，可让自己手足无措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那次在施工现场经历的生死事件。那种害怕已在他脆弱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一个深冬的晚上，白玉传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县城小道上，望着那轮高悬夜空的弯月，心里不由得惆怅不已。女友好长时间都没给他写信了，也不知道女友现在过得好不好，想不想他。想到这儿，白玉传心里一阵酸痛，对女友的思念之情更甚，一连几天都愁眉不展。

徐阿祥大哥见白玉传不高兴的模样，就对他说：“大传，有啥心事？今晚咱哥俩一起出去坐坐，喝点酒，解解闷，可好？”